

銀幕短打

不變應萬變？

《桃姐》一戰功成，加上新近合拍片都表現出一番新氣象，令人對香港影人挾八年合拍片經驗，終於摸出門路，開始感到一線又一線的曙光。

例如以兩集《竊聽風雲》的題材論，以前的話，大抵無人相信可以在內地開拍上映，但現實證明重重關卡固然通過了，票房成績及口碑都顯得不俗。

《春嬌與志明》比上集《志明與春嬌》更加叫好叫座，被視為成功結合本土元素與內地情懷的一部作品，近日內地評論出現反彈，批評電影醜化內地人，但看過電影的都

曉得，片中兩個主要內地角色（楊冪與徐浬）無限討好，女子感性而不癡戀，男子更是柔情似水，幾無瑕疵；這樣的人兒，也指「明褒實貶」，弱化內地人智商，那麼將來可能真的只有把內地角色寫奸寫惡寫醜，才有機會被讚「明貶實褒」。

評論反彈，反而是一種針對合拍片強勢注入香港元素出現的指標，張婉婷最近接受港台訪問時指出，香港影人大可「不變應萬變」，無論面對任何考驗，繼續發揮一己之長，即此之謂也。

但如何才算「不變應萬變」呢？不死之港

片多產導演王晶新作《笑功震武林》，夥合吳君如、鄭中基、元華等港式笑星，以《七俠四義》及《七劍下天山》七高手義救村民的故事公式，表現的可就是「不變應萬變」？片中七大高手的名號是「江南七怪」，連金大俠《射雕英雄傳》的元素也挪用了，百分百香港仔創作特式。

有人說，「不變應萬變」中的「不變」，指的是精神不是模式，不是操作的系統。徐克北上多年仍堅持他的拍片模式，但不是人人都可效法。王晶的喜劇公式，還可以照搬多少次？雖然只有市場本身才可提供答案，不過明眼人大約已是心中有數了。

文：朗天

視事追擊

文：洪嘉

《Ataru》：非正常類型的榮光

據說，日本的大媽們都喜歡非正常類型的角色，例如有怪癖的伽利略、自虐的家政婦，收視全部都紅得不得了。中居正廣隔了數年沒有劇上，一來，演一個非正常的自閉症天才，首回即爆，只差0.1%便可達20%收視率的佳績。非正常人類還是受歡迎的。

新劇《Ataru》，由中居正廣飾演的天才Ataru是個患有學者症候群(Savant-Syndrome)的天才，他甫一登場，便習慣性地記憶所見的事物，並加以運算、分類。寫了十年《相棒》劇本的櫻井武晴，將這個天才置於推理的外衣下，讓穿著米色大衣，只懂得呢喃着簡單句子的Ataru，在一宗懷疑意外爆炸案的現場，因離奇的說話引起衝動的女警蛇名舞子的注意，蛇名更在Ataru的提示下，順利偵破這個被布置成意外的，事實卻是一宗蓄意的謀殺案。從此，Ataru進入推理偵探之路——雖然他總是磨着自己的手指，偶爾會轉個圈整理自己的邏輯，貌似漫無目的，事實卻是目標明確地在街頭遊蕩。只要他出現在案發現場，不知怎地，總會發現某些線索（事實上，觀眾基本上亦不知道那些線索是怎樣跑出來的，或是智商與Ataru相差太遠了吧）。

這個非正常類主角，交到的兩位刑警「拍檔」也頗有點非正常的味道。首先發現Ataru，並留意到他的呢喃，更以此作為破案線索的女警蛇名舞子，是個擁有一腔熱誠，卻帶點衝動的年輕女警；蛇名的上司澤俊一則是個老油條，外表貌似得過且過，但該做的事還是會去做的刑警，這個三人組合在第一話的離奇相遇下，展開合作的關係。只是來歷不明的Ataru，原來是美國FBI的重要人物，卻因在機場與指導人失去聯絡，以致「流落」民間。劇中FBI不遺餘力地搜索Ataru的下落，似乎在Ataru身上，仍然隱藏着不為人知的故事，而FBI將他帶到日本，並高度關注這次Ataru的失蹤事件，亦令人相信Ataru身上所背負的，可能是超出觀眾預想的任務。故事發展下去，我們不難看到日本警方（蛇名）與FBI的對峙。

有趣的是，當韓劇美人觀景大行其道的時候，日劇似乎並不介意「非正常人類」的容貌出現。中居正廣在劇中的大特寫，那清爽短髮的年輕造型下，卻是有了一把年紀的老態；女主角栗山千明當年在鬼片出道，眉目間充滿了詭異，是鬼片的最適合人選，也說不上是「正常」的美女。可說是偶像派大叔的北村一輝，卻是演繹異端、邪派的「慣犯」，這回「改邪歸正」演得過且過，凡事但求簡單，最怕麻煩的刑警，是帶來了一點新鮮感。在這樣一個組合下，倒是產生了有趣的化學反應。Johnny's偶像Kis-My-Fit2成員玉森裕太在劇中拉衫尾演出，只是前輩拉拔後輩的慣用伎倆，則幾乎可以忽略掉了。

劇集甫開播便取得佳績，似乎為近來低迷的日劇帶來一絲新氣象。而此劇首話的最後，蛇名收留了無家可歸的Ataru，「拍檔」的格局正式確定。自閉的「老」天才與鬼氣女主角的推理，將會怎樣繼續下去？令人期待。

二手好碟

文：勇先

《公子多情》的文明大改造

不轉彎抹角，對我這本地人來說，內地客，我們就是覺得他們不夠文明——隨心所欲地在街上蹲坐，讓內急的幼童在街上尿尿，高談闊論、橫衝直撞……他們每種習慣，都彷彿令我們心裡咕嚕作響。我們都覺得內地同胞不夠「文明」，需要學習。其實這份「文明教育」的情緒結，從二十多年前的港產片《公子多情》已有。不過，那時候，我們還反而多一點體諒與接納。

《公子多情》的故事原型其實是沿自1964年荷里活電影My Fair Lady(港譯《窈窕淑女》)，同樣是一個儀態老師，教導「化外之民」成為一個幾可亂真的「上等人」。不過My Fair Lady是一個賣花女被改造，而港版的則是一位偷渡客周潤發(周潤發飾)，當然改造者亦由男性的Professor Higgins變成女性的Anita(梅艷芳飾)，否則這個愛情故事便難以「正常發展」。該電影於1988年上映，那時還處於中港兩地密集交流的初期，香港在經濟發展上仍處於明顯的優勢，加上接觸現代世界的機會較多，令當時的香港人的優越感比現在更強烈。《公子多情》以至後來的「表姐你好嘢」系列，都是以中港兩地文化差異來製造笑料。

電影《公子多情》對內地人的描述，沿用了當時的刻板陳規——神準的吐痰技巧、經常感情澎湃地唱「紅歌」、還有引人發噁的嘔心(例如戲中開始周潤發老老黃便的一段)。他們的行為，的確是搞亂了「文明社會」的秩序。不過電影中所呈現的，往往不是一種厭棄感，更多的是從別人的不同文化中，發現對方所謂「落後」的優點，還有反思到自身的「文明」其實亦有不足。八十年代這類型的喜劇通常都有固定的結局模式，就是代表兩地的角色，最終來一場「大和解」式的團圓收場。當然，這算是創作人陳腔濫調的公式處理，但無可否認，這符合了廣大觀眾期望皆大歡喜的集體願望。

想到今日的社會，常常吹捧要融合和解和諧，高呼兩地文化只有差異，沒有高低之分，可是喧鬧與仇視卻愈來愈熾烈；反而在昨日的香港，雖然無論電影電視等大眾傳媒，都對內地人盡是訕笑，並視對方為非我族類，但仍不至像今日動輒歇斯底里的互相指控，

令中港兩地充滿張力地對峙。究其原因，是我們還想充當Anita的文明角色，自以為在教化他人？還是因為我們不斷被人強迫要不明情理的融合，以致本來一心是要捍衛文明價值，最後反而被逼出野蠻的吊詭現象？



珍寶級世界動畫電影：愉悅的遺產

動畫片一直是電影史的一個異常重要卻又時常被忽視的維度。時至今日，數字技術開始統領電影發展未來，《阿凡達》、《丁丁歷險記》等開始標榜電影產業發展方向，這些「動畫」大片將已有近一個世紀的古老動畫技術——轉描機(otoscope)重新拉上了枱面。然而在百多年的電影史中，動畫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着電影的發展，作為一種獨特的藝術門類，它又貢獻了多少技術和美學的創意，而如今那些早期充滿了開放的想像力的動畫片如今又面臨着怎樣的危機和保存困境？這些都是非常值得討論的問題。

文：吳覺人 (圖片由中國電影資料館提供)



中國動畫電影《牧笛》



捷克著名動畫片《手》

今年國際電影資料館聯合會(FIAF)的年會在北京召開，這是這個致力於世界影像遺產保護的國際組織的第68屆年會，而今年的主題正是「世界動畫電影」。在主題演講和圓桌討論之餘，16個國家的電影資料館也帶來了各自國家珍貴的動畫傑作和遺產，在中國電影資料館舉行了為期一周的《珍寶級世界動畫展映》。

在法國的短片單元，法國國家電影與動畫影像中心資料館帶來了一部精心製作的4分鐘短片。這部短片的素材來自於電影先驅埃米爾·雷諾早在1895年之前用他發明的Praxinoscope拍攝的一些影像，雷諾的Praxinoscope是電影史前讓影像畫面動起來的原始慾望的產物。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動畫和電影的共同源起之處。

無獨有偶，在主題演講中，法國國家體育、專業鑒定、表演協會影像圖書館的朱利安·法羅，也展示了他們用喬治·德梅尼，一個介於雷諾和盧米埃爾兄弟之間的電影先驅，發明的Phonoscope所留下的紙質影像重新修復和剪輯而成的影像裝置《幽靈》，展現了一種從動畫到電影過渡時期的寶貴活動影像經驗。

除了這些動畫/電影最原初的激情，這次影展和大會還着力體現出那些很有可能被遺忘的偉大的動畫藝術家和先驅。比如在日本的單元裡，焦點人物就是大藤信郎。



中國動畫片《三個和尚》

他是日本動畫的先驅之一，同時也是上世紀60年代之前唯一擁有國際聲譽的日本動畫電影人。大藤信郎的貢獻最主要的在於他不同於另一位先驅宮崎駿的迪士尼傾向，他自發的挖掘出了日本傳統文化和動畫結合的可能性。

1926年的《馬具田城的盜賊》雖然靈感得自於范朋克主演的荷里活電影《巴格達大盜》，但是大藤信郎破天荒的採用了日本傳統的千代紙來製作動畫，這使得影片具有一種別具一格的魅力。而1953年驚艷夏納的琉璃紙動畫《鯨魚》，大藤信郎則使用了日本的Konicolor技術。展映上，日本當代美術館還帶來了大藤信郎未完成的遺作《竹取物語》和拍攝信郎製作動畫全過程的彩色默片紀錄片《彩色動畫的製作過程》，這讓觀眾更進一步的走進了大藤信郎的動畫世界。

中國動畫的民族特色

同樣，中國方面則在大會和展映單元探尋了錢家駿的動畫生涯。從30年代現已經遺失的備受好評的抗戰宣傳動畫片《農家樂》，到之後研發水墨動畫技術，並拍攝了優美得無與倫比的《牧笛》，到後來利用敦煌壁畫創作的家喻戶曉的《九色鹿》。錢家駿的一生也是中國美術片的一個寫照，他和大藤信郎一樣，也是對於民族特色的積極開拓者，正是像他們這樣的動畫電影人，使得整個動畫電影史和美術史一樣變得豐富多彩。

此外，這次影展最為重量級的莫過於德國傳奇動畫女導演洛特·賴尼格的剪影動畫《阿基米德王子歷險記》，這是電影史上



日本動畫片、大藤信郎代表作《海盜船》

德國默片動畫《阿基米德王子歷險記》，影展期間有現場配樂。

第一部動畫長片。這次放映還邀請了中國年輕的音樂家揚帆做了現場配樂，原著的曲譜被融入了現代的電子合成器效果，顯得別具風味。《阿基米德王子歷險記》高度的風格化，加上當時染色效果的獨特應用和來自《一千零一夜》的非凡想像力，哪怕在今天看來也是最難得觀止的動畫片之一。同時她的美術作品也在中國電影資料館的展廳裡舉辦了一個小型展覽。

受洛特·賴尼格影響的動畫電影人不計其數，先鋒電影人漢斯·非與格就是其中之一。這次德國聯邦檔案館帶來的十幾部廣告動畫片，都是他的手筆，先鋒的電影語言使得這些香煙廣告都成為了藝術品。這不禁讓人聯想，已經找不到的中國最早的動畫電影，味精、打字機的廣告不知都是什麼模樣，會不會也蘊藏着藝術家的野心與匠心？

這次中國的展映部分，最吸引眼球的莫過於現存最早的動畫片《鼠與蛙》的修復版。這部動畫是1934年由萬氏兄弟製作，動畫是內嵌於名為《飛來禍》的真人影片當中。這部珍貴的動畫文物重新放映，對於好奇中國早期動畫實踐的影迷來說是一件頭等的大事，而更有意思的是，這次放映使得影片的風格、對於《伊索寓言》的取材、人物造型，與同時期的其他國家的動畫片能夠互相參照，從而體味出世界動畫發展中的互動來。

篇幅有限，這次影展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實在難以在一篇文章中道明。但是無論你如何看待動畫遺產保護，動畫作為電影的童年，它所帶來的愉悅不可否認的正是人類最寶貴的情感的見證。或許我們可以回到《沙利文之旅》裡，重新體驗看《貓和老鼠》時忘情的歡笑。



捷克動畫《叫雞》，諷刺教育制度。